

Two Cities in France——Paris and Marseilles

法兰西双城记——巴黎和马赛

文 \ 叶治安 \ Ye Zhi'an \ 本刊首席记者

摘要：法国巴黎的巴黎圣母院不仅是早期哥特式建筑和雕刻艺术的代表，而且在欧洲建筑史上享有开一代先河之盛名，据说自它问世后，哥特式建筑在欧洲一时蔚然成风。史载巴黎圣母院从破土至竣工，耗时整整182年，因为建造时全部采用石材，所以雨果在小说中誉称它为“石头交响乐”。而法国普罗旺斯的首府马赛，会吸引很多具有文学情愫的游客一手捧着《基督山伯爵》，一手拿着一张草图，沿着伊夫岛上的小径，去寻找当年关押埃德蒙的那间牢房。二战时，德国和意大利轰炸了马赛，城市遭到一定程度的毁坏。战后，马赛重建，当时的东西两德和意大利政府，交付了大量赔款以及利息，用于城市再造和遭受战争荼毒的市民。

DOI: 10.3969/j.issn.1674-7739.2016.05.017

关键词

人文历史
巴黎圣母院
《马赛曲》
城市再造

我选择旅行目的地，排在首位的是人文历史，其次是民风民俗，最后才是山水风光。我周围很多亲朋对此不以为然，有的还批评我本末倒置，但我不为所动，仍是“一意孤行”，因为我总觉得湖光山色更多地还是给人以空间上的欣赏，而人文历史却能把人置于时间隧道里思索，我喜欢后者。所以，囿于脾性和兴趣，我自由行通常选择古国古城古镇为多（无论国内外），因为当我站在某个遗迹旁时，我就能充分享受胡思乱想的乐趣。

巴黎圣母院

巴黎，是一幅人文历史长帙，翻阅她、读通她、理解她，非一日之功，这座城市就像北京、西安等，蕴含着永远说不尽的往事。

中国大陆游客参团赴巴黎，碍于时间、行程等掣肘，都只是在几处地标蜻蜓点水一下完事。我在凡尔赛宫碰到一位国人抱怨说，她在门外排队等候的时间，差不多与在里面参观的时间等量齐观了。而最令她遗憾的是，行程计划中没有她很想去巴黎圣母院。我对她说，我在巴黎也只呆了3天，所以也只能是走马观花，但在巴黎圣母院却是花了整整半天时间。她问我在那儿干什么？我答曰：与一个伟人对话。

我如此偏好巴黎圣母院，当然是因为厚爱雨果的《巴黎圣母院》。小说我只看过一遍，但电影却是多次浏览，而且还看过3个版本。或许是先入为主的缘故，我最喜欢的还是1956年法国和意大利合拍的，由吉娜·劳洛勃丽吉达主演的那个版本，因为那是我第一次在银幕上仰视艾丝美拉达，而这之前仅是在小说中欣赏，至今我还很清晰记得，艾丝美拉达和卡西莫多亮相中国大陆是1978年。我们这一代，因人生履历所致，大都认可和喜欢忠实于原著的作品。将近40年过去了，我始终认定吉娜·劳洛勃丽吉达主演

的《巴黎圣母院》最有魅力，最具艺术感染力，这也许就是经典的永恒性。

世事变幻、朝代更替，艺术永恒！

巴黎圣母院不仅是早期哥特式建筑和雕刻艺术的代表，而且在欧洲建筑史上享有开一代先河之盛名，据说自它问世后，哥特式建筑在欧洲一时蔚然成风。此前的欧洲教堂，其外形多为拱顶、圆柱、厚墙，虽稳重但略显笨拙，而且内部空间低而阴暗，置身其间身心倍感压抑。哥特式建筑横空出世后，使教堂在整体上大有改观，不但内部空间升高，光线充足，外部亦高峻挺拔、直冲云霄，给人一种向上的感觉。史载巴黎圣母院从破土至竣工，耗时整整182年，因为建造时全部采用石材，所以雨果在小说中誉称它为“石头交响乐”。

中国大陆的历史教科书，对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基本给予正面评价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材料的公诸于世，大革命对文化遗产带来的摧残也为世人所诟，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巴黎圣母院所遭受的浩劫——教堂里的大部分财物被掠夺和毁坏，很多精美绝伦的人物雕像被“斩首”，有一阵子教堂还成了存放酒的仓库。虽然拿破仑上台后遏制了这种疯狂行为，但此时的巴黎圣母院已是破败不堪，面目全非了。人类应该感谢维克多·雨果，因为他在小说中对巴黎圣母院充满诗意的描绘，激发了法国人民要求恢复这座旷世杰作原貌的强烈意愿。小说正式出版后，当

即有人发起维修基金募捐，历经十多年的筹备，修缮工程终于在1844年正式启动，整个工程整整持续了四分之一世纪。巴黎的朋友对我说，今天我们见到的巴黎圣母院，外形基本上保持了原状，但内部有一些元素源自建筑设计师的创意。

我在巴黎圣母院前广场上的“原点纪念物”前伫立照相，因为它不仅是法国丈量全国各地里程时所使用的起测点，也是法兰西宗教和艺术的圣地之一，法国人把巴黎乃至全国的中心置于此处，折射出巴黎圣母院在法国人心中的地位。

马赛进行曲

我平时喜欢听进行曲，因为那种旋律给人以振奋，我常听的进行曲约有30多首，排列前三的分别是《马赛曲》《拉德斯基进行曲》和《桂河桥进行曲》。当我还不知道世界上有马赛这个城市的时候，就已经从老式的手摇留声机中听到了雄壮的《马赛曲》。

有一次我在上海大剧院观赏法国军乐团的演出，开场当然是《马赛曲》，当奏出第一个音符时，场子里突然“哗啦”一下站起20多个人，原来是法国人，只见他们右手捂胸，向前方舞台上的三色旗行注目礼。我夫人身旁正好也坐着一位法国人，当他猛一下站起来时，还把我夫人吓了一跳。

据说全世界的“小资”都很向往南法的普罗旺斯（大概是薰衣草的缘故），我也向往，但我向往的是普罗旺斯的首府马赛，因为我想与很多具有文学情愫的游客那样，一手捧着《基督山伯爵》，一手拿着一张草图，沿着伊夫岛上的小径，去寻找当年关押埃德蒙的那间牢房……

但当我踏上这座城市的第一步就产生了错觉，我似乎是置身于中东阿拉伯的某个城市里，因为大街上到处是身罩黑袍的女人和满脸胡须拉茬的男人，土耳其烤肉香飘四溢，阿拉伯商店紧密相连，一打听才得知，原来马赛城市人口的25%是真主信徒（约40万），而且据说最多不超过10年，马赛将成为欧洲第一个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城市。我住宿的那个酒店就坐落在阿拉伯社区，所以周围店铺里的小贩，酒店的员工，街上的行

人，大多是穆斯林人。不过千万别误解，那儿的社会治安一点也不逊色于我们上海，我晚上出去散步，在街区里闲逛，碰到好几个行人，都主动向我微笑颌首致意。有天晚上我去一个小超市买东西，那个店主不但很客气，而且诚挚友善，我买西瓜，半个还嫌大，他就再剖开，然后笑嘻嘻地问：“这样可以吗？”我随口问他从哪儿来？他狐疑地回答说：“我就是马赛人啊！”我说：“我知道你现在是马赛人，但你的祖先不一定是马赛人。”他立刻明白了我的话意，用手一指码头方向说：“海那边，很远的，阿尔及利亚。”我陡然想到以前北非多是法国的殖民地，摩洛哥、突尼斯、阿尔及利亚，包括再往南一点的塞内加尔等，这些原先殖民地的居民，移居宗主国还是比较方便的。

尽管我碰到的穆斯林人都很友好，我也知道他们早已融入当地社会世俗化了，但我从《马赛曲》《基督山伯爵》中认识的那个马赛却消失了，而先前荡漾于心的文学情愫更是荡然无存。

伊夫岛很小，大概只有0.5平方千米，坐落于岛上的伊夫堡规模当然也不大，可这弹丸之地却为马赛赚取数以亿计的外汇，因为自1890年伊夫堡向公众开放以来，世界各地的文学和历史爱好者以及猎奇者纷至沓来，因为“基督山伯爵”和“铁面人”吸引着如我一样的喜欢经典文学作品的人。但是小说毕竟不是历史的全部，实际上伊夫堡自十六世纪成为国家监狱后，一共关押了3 000名左右的犯人，主要是新教教徒、政治犯、革命者，还有很多是王公贵族以及他们的子嗣，据说法国大革命时期曾任国民会议长，一生放浪不羁的米拉波伯爵，就曾在这里饱受铁窗滋味。但这我只是听说，没考证过。

文学，也可以产生经济效益的，窃以为马赛人一定非常感谢大仲马，就像维罗纳市民很感谢莎士比亚一样。

伊夫岛离马赛仅3华里，从港口坐船20分钟即可到达。

有件事我想赘言几句：二战时，德国和意大利轰炸马赛，城市遭到一定程度的毁坏。在德军占领的两年间，为了消灭法国地下抵抗组织，德军夷平了一大片老城区，因为马赛的老城区犹如迷宫，那些抵抗组织成员经常藏匿其间。战后，马赛重建，当时的东西两德和意大利政府，交付大量赔款以及利息，用于城市再造和遭受战争荼毒的 시민。我想，同样是二战的受害方，上海、南京、长沙等上百座中国大陆的城市，为什么就不能得到城市重建补偿呢？

这或许是我的胡思乱想。

■责任编辑：施 煜